

府城「鄭成功傳奇」

范勝雄

目次

- 一、荷人剋星
- 二、鄭成功墓
- 三、鄭氏家廟
- 四、安平地道
- 五、王城肖龜
- 六、怪僧就戮
- 七、相公生日
- 八、三月三節
- 九、太陽公生
- 十、端午煎鮓

一、荷人剋星

鄭成功一生與荷蘭人結緣甚深。

鄭成功出生地在日本長崎縣平戶市川內浦。之前，荷蘭人爲與日本進行貿易，於一六〇九年八月在日本首開商館即在平戶。後來爲防止挾帶天主教徒入境，才強制遷移至長崎出島。

鄭成功生於一六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（天啓四年七月十四日），荷人適於前一天破壞在澎湖之城砦，準備前往臺灣。

據《巴達維亞城日記》云：「長官孫克到任後，發見中國人與我方間之情形，與在本地所推想者完全不同。蓋我方從來與中國人在其國家領域戰爭，而今彼方率引戎克船及兵士準備戰爭，前來澎湖島，表示我方如果自行撤退澎湖，決訴諸武力以驅出，而兵已進至我方澎湖城砦之視界，在此築砦，非將我方從澎湖島逐出中國領域外不止。……因即於一六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，破壞澎湖島一切設備，退往大員。」

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（永曆十五年四月初一日），鄭成功由金門料羅興師經澎湖抵臺灣，經九個多月的對峙與交戰，荷人終於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投降締和，於二月十七日搭船離開臺灣。六月二十四日（永曆十六年五月初八日），鄭成功病死安平王城。

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》叢談云：「鄭成功起兵猖獗，有僧識其前因，語人曰：『此東海大鯨也。』問何時而滅？僧曰：『歸東即滅矣。』」凡成功兵到處，海水皆暴漲。順治辛丑相攻臺灣，紅毛先夢見一人冠帶騎鯨，從鹿耳門入；未幾，成功突至，紅毛遂遁。明年五月，其轄下人復夢一鯨魚冠帶乘馬由鯤身出海外，而成功遽卒。正應「歸東即滅」之語，異哉！」

荷人據臺約三十八年，鄭成功享年三十九歲。鄭成功生，荷人來據臺灣；荷人退離臺灣，鄭成功死。係巧合？抑天

意耶？

賀波特《臺灣旅行記》云：「四月十五日，在夜裡十二點鐘，在熱蘭遮要塞中的稜堡，即所謂 *Mittelburg* 中發生了一件怪事。那時候守衛隊中的人都睡著，我們忽然醒來，各自跑去拿槍，許多人點起了火繩，許多人拔出了刀劍，許多人披上了鎧甲，拿起長槍而互相亂衝，一人問另一人，這個人又問別人，誰也不能對人說明什麼，後來大費周折，好不容易才又安靜下來，這是以後我們將被圍攻和受苦的凶兆。有三隻我們的船停在港內及港外，我們在另一天夜間的天明前一小時，看見它們似乎都著火了，似乎都在放砲，卻聽不見響聲。反之，在船上的人卻看見整個要塞似乎在著火，似乎也在放砲。到了天亮，我們發見一切如舊，並無此等事情。一連許多夜間，在要塞前面的田野上，見有許多鬼互相戰爭。」

《巴達維亞城日記》：「在此小戰之間，於稜堡 *Get-derland* 發生可怖火災，榴彈以大威力飛射四方，大砲兩門因而自動發射，稜堡猶如在火海中，惟幸未有死者一人，僅火傷五人而已。兵卒一人邊謂敵人已登稜堡，邊走進衛兵所，並自窗戶跳下，因此而挫其一脚。其他兵卒多自稜堡逃出至中堤。右似係某人之火繩火花，飛及榴彈箱，又因士兵奔走其間所引起，箱中卻有榴彈四、五十個。」

鄭成功興師復臺前數年，荷人已謠傳鄭成功將收復臺灣，長期感受精神壓力。雙方攻防期間，荷人閉城不能出，外援無法預期，身心俱受折磨，倍感痛苦。直視國姓爺為剋星，時常「活見鬼」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
二、鄭成功墓

高拱乾《臺灣府志》外志云：「鄭成功墓，在臺灣縣武定里洲仔尾。男經祔葬焉。」，周元文《重修臺灣府志》因之。嗣後臺灣府縣志未見其記載。按周志成書於康熙五十一年（一七一二），陳文達《臺灣縣志》成書於康熙五十九年（一七二〇），是以「鄭成功墓」在康熙五十年代以前應還在臺灣。

惟據《石井本宗族譜》所載：「十二世，西亭。鄭成功：諱森，字明儼，號大木。明賜國姓，名成功，掛招討大將軍印，總統使。康熙二十二年，聖祖仁皇帝嘉其忠貞，賜葬南安康店覆船山，附樂齋公墓。」則鄭成功柩於清師克臺之年已遷葬福建南安？

然沈葆楨之《請建明延平王祠摺》云：「伏讀康熙三十九年聖祖仁皇帝詔曰：朱成功係明室遺臣，非朕之亂臣賊子，敕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柩，歸葬南安，置守塚，建祠祀之。」另鄭亦鄒著《鄭成功傳》亦云：「逮康熙三十九年，仁皇帝聖旨：朱成功係明室遺臣，非朕之亂臣賊子。敕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柩，歸葬南安，如田橫故事，置守塚，建祠祀之。前蓋挈棺入京，行獻俘禮。」以上兩則文字幾同，即清師克臺當年，主師施琅已挈鄭成功父子兩柩入京，向康熙帝行獻俘禮，是以上述《石井本宗族譜》所言，鄭成功於康熙二十二年（一六八三）賜葬南安，大有疑問。而《臺灣府志》所載之「鄭成功墓」係亦空塚哉？

再見成功嗣孫鄭克塽等立之《鄭氏附葬祖父墓志》云：「王父諱成功，字明儼，號大木，姓鄭氏。……故明末，賜

國姓，封延平王，率眾取海外臺灣，開闢疆土，設立府縣居之。父諱經，字式天，號賢之，嗣封延平王。……同王父俱葬臺灣。歲癸亥，不孝克塽等舉國內附，挈眷入京，蒙恩封漢軍公。念臺灣遠隔溟海，祭掃維艱，具疏陳請乞遷葬內地，奉特旨恩准，爰令弟克塽假回襄事。以康熙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卯時，附葬于南安縣康店鄉樂齋公塋內，並曾大父歸主、曾祖母翁、祖母董、母唐氏附焉。」

按〈鄭氏附葬祖父墓志〉所記康熙三十八年（一六九九）遷葬鄭成功柩至福建南安若無誤，則《臺灣府志》有「鄭成功墓」，以下諸志不載「鄭成功墓」，應是事實（但周志幾抄自高志，或係不察，應屬例外）。又〈請建明延平王祠摺〉所言之「敕遣官護送」應發自臺灣，自與〈鄭氏附葬祖父墓志〉所言之「念臺灣遠隔溟海，祭掃維艱，具疏陳請乞遷葬內地」相符了。但《鄭成功傳》的「挈棺入京，行獻俘禮」一語，恐怕要存疑了。

惟至要者，鄭克塽等歸葬祖父成功及父經等，係在康熙三十八年（一六九九），而康熙帝「敕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柩，歸葬南安」係在三十九年（一七〇〇），前後相差一年，孰者非是，令人大為不解？

又據廈門學者張宗洽〈關於閩臺地區鄭氏墓葬的探討〉中提出：「據河南固始縣〈鄭成功墓地考察報告〉一文中介紹：一九七〇年間，固始縣汪棚公社鄧廟大隊宋大營子生產隊的農民，在平整土地時發現一座墓，掀開墓下層塊石，露出一洞，冒出噴鼻香味，墓底約有一尺深的香水，水中有一棺材，棺旁木板上有『鄭成功之墓』幾個大字，棺材內一男尸用白布包裹。頭戴金屬製頭盔，並帶有黃、綠、白等色的

透明珠子，胸口有一圓形護心鏡等等。又，歐潭生同志在〈臺灣淵源再探——兼論何處是鄭成功之墓〉及〈鄭成功真墓在何方？〉還補充說，建國前，這個墳堆有三、四米高，前有石人、石馬、石香爐、石牌坊，還有一人高的墓碑。歐潭生同志因此推測說：康熙二十二年，施琅把鄭成功父子歸柩獻俘北京以後，到了康熙三十八年，鄭成功父子歸柩被特旨恩准，歸葬鄉里。但是鄭克塽為了使鄭成功父子安眠地下，不再受擾，他一方面秘密地親自護送鄭成功父子歸柩，從北京到固始鄭家饗堂安葬；另一方面，為了遮人耳目，又派其弟鄭克塽到南安石井鄉刻了一塊〈鄭氏附葬祖父墓志〉，聲稱鄭成功歸葬於此。或在鄭成功父子歸柩獻俘北京的十六年間，鄭克塽早就設法把鄭成功父子秘密安葬在河南了。」

以上引據諸文，都是有憑有據的。鄭成功遷葬有一六八三、一六九九、一七〇〇年諸說，到底何年為確？又，鄭成功墓除曾葬在臺灣臺南外，又有福建南安及新發現的河南固始，到底何處是真？有待於史實的再發現去揭開謎底了。

三、鄭氏家廟

《臺南市志》黃典權〈延平王傳〉云：「十六年五月，成功薨臺灣，提督馬信及諸鎮將黃昭等，議以其弟襲護理『招討大將軍』印。襲以經得罪於父，遂陰謀自主。審理所正蔡正抗聲折以大義，遂奉成功所遺冠袍赴廈門。經乃發喪嗣襲，文移稱『嗣封世子』。護理鄭襲既謀即真，以黃昭、蕭拱宸為腹心，拔劉國軒管鎮事。於是經以周全斌為五軍都督，陳永華為諮議參軍，馮錫范為侍衛，將率兵東渡，以靖內難。……十月晦，經乘風入鹿耳門登岸。十一月初一日，黃

昭會諸部來攻。會大霧晝暝，諸將皆迷失道，惟黃昭兵先至，攻其前；劉國軒兵繼至，攻其後，破營而入，經潰，幾殆。周全斌率左右數十人力戰，昭中流矢，全斌斬以徇，大呼示衆，忽而霧消天朗，日向午矣。其衆驚潰，皆曰：『吾君之子也。』悉投戈降。經慰諭之，遂入安平鎮，收季應清、蕭拱宸、曹從龍等，俱亂謀首也。餘皆不問，曰：『令反側子自安。』遣人謀襲至，待之如初。經既靖內難，稱延平王世子，中外稱世藩。是月，同周全斌等往南北路巡視撫綏。是年，永曆訃至，經奉正朔如故。十七年正月，經以統領顏望忠鎮守安平鎮，其承天府既南北二路兵馬地方軍務委勇衛黃安提調之。乃率大隊歸思明。……九月，清會荷蘭攻金廈。十月，金廈破，經走銅山。兩島之舊將、殘兵、官員、紳士無船可泛海者，或投降，或逃遁，流離失所，死亡殆盡。而周全斌、黃廷、杜輝相繼降。時軍乏糧，衆志不固，惟參軍陳永華與姪繩武大義勉從，艱難險阻，不離左右。而吏官洪旭亦矢貞不貳，勉維大局，謂經曰：『銅山必難保守，當速過臺灣。苟遷延時日，變起肘腋，悔無及矣！』經是之，諸宗室、遺老悉扁舟從。至澎湖，踏勘諸島，就媽祖宮立營壘，置墩臺，命將守之。至臺灣，改東都曰東寧，置天興、萬年二州。以陳永華理國政，分諸將土地，屯墾休息。課耕種，徵租賦，稅丁庸，興學校，通魚鹽，安撫士民。於是臺灣日盛，田疇市肆不讓內地。」

林謙光《臺灣紀略（附澎湖）》云：「癸卯年，……經至廈，委翁天祐爲轉運使，任國政。於是興市肆，築廟宇，新街、橫街皆其首建也。」

永曆癸卯年即十七年（一六六三）。鄭經於十六年（一

六六二）十一月嗣位於臺灣，十七年正月回廈。則「鄭氏家廟」地址之勘定，當在十六年十一、十二月間。當時臺灣僅有大井頭街、禾寮港街兩大街。鄭經回廈後，委翁天祐爲轉運使，任國政。於是臺灣在翁天祐的手裡，又增闢由禾寮港街向南延伸的橫街，與大井頭街平行的新街。大井頭街和禾寮港街、橫街直交，即後來形成的十字街；另新街則直抵臺江岸，形成新的魚市。而「鄭氏家廟」即在橫街的南端，事實上橫街就是爲「鄭氏家廟」而開闢的。另在橫街的北端，有鄭氏露禱處，即後來的「天壇」址。「天壇」與「鄭氏家廟」皆在鷺嶺西坡，而新街與橫街中點直交。

連雅堂《臺南古蹟志》鄭氏家廟云：「鄭氏家廟在寧南坊，即今五帝廟街。永曆十七年，嗣王經建，以奉祀延平郡王與其遠祖，故內有延平王像，威儀若天人。清人得臺時，靖海將軍施琅親祭延平，則此廟也。」連雅堂另有《臺灣通史》施琅傳狀其況：「澎湖既破，克塽遂降。琅命二等侍衛吳啓爵先入臺灣，諭官民薙髮。八月十八日，琅至，克塽迎之。越數日，刑牲奉幣，告於成功之廟曰：自同安侯入臺，臺地始有居民。逮賜姓啓土，世爲巖疆，莫可誰何？今琅賴天子之靈，將帥之力，克有茲土，不辭滅國之罪，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。但琅起卒伍，於賜姓有魚水之歡，中間微嫌，釀成大戾，琅於賜姓，翦爲讎敵，情猶臣主，蘆中窮士，義所不爲，公義私恩，如是則已，靈言畢淚下。」

四、安平地道

《臺南文化》創刊號有黃慶松《安平訪古》一文云：「在長老基督教會的左旁的一口古井，寬大深邃，也是荷蘭時

代所鑿，俗名叫紅毛井，至今還保留原狀。在紅毛井附近的三靈里，有荷蘭人的梳粧樓遺址。而在梳粧樓旁邊三靈里五十九號住民陳再生的家裡，還有一個神秘的地下室，這個地下室就在陳家的廳堂下面，廳的東南角有一個可以容人出入的洞口，上面蓋著一塊鐵板，據說室長一丈二、寬六尺、高也約有六尺，是一個長方形的地下室。這其間，有著一段很為流傳而又相當神奇的傳說：據聞三〇〇年前，安平赤崁城和臺南的赤崁樓是兩座以臺江為界，遙遙相對的城樓，而兩城之間，只有船隻可以交通。但據傳說，在這兩城之間，卻有一條海底隧道相通，利用這條隧道，便可以從赤崁城步行到赤崁樓，再由赤崁樓中的古井裡爬上來。為了這個傳說，在民國二十四年（日本昭和十年）的三月，日本人便著手在這裡發掘，曾經發現幾個荷蘭時代的壺（所謂安平壺）和清兵的佩刀，可惜僅僅發掘到這個地下室，以後竟沒有繼續工作下去。據當時《新民報》報導說：安平漁夫夜裡在地下室附近，可以聽到地下響聲。又據說安平故木材商曾栳氏（即現任市議員曾焜先生的尊翁）在日本兵上陸占領臺灣的時候，曾經到隧道裡去避難，並且發現石桌石椅。可是當他引火繼續前進中，忽然陰風淒厲吹來，於是驚慌逃出。又說在地下室的南北牆壁敲打會響，所以可能有一條隧道。因為曾栳先生已經去世，筆者曾去訪問他的舅舅周阿三先生，周先生今年六十多歲，當他敘述這段故事時，歷歷如繪。據說曾栳先生生前曾經和他談起好幾次，確有這麼回事。筆者並曾訪問過安平耆紳張長庚先生，……關於隧道的傳說，當張先生還在小孩的時候，曾經聽到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婆婆，名叫「取孀」親口說過，他曾從隧道由安平走到臺南。那麼在一

百二、三十年前，隧道還可通行，五十多年前還有一段，而現在卻只剩下一個地下室了。……根據種種跡象看來，似乎很可能有這麼一條神秘的隧道，只是因為怪異，少人敢走，隨著年代而漸漸湮沒，到現在竟成為傳說中的一個謎？」

法人C. Imbaudel Huart之《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》也說：「在一八六三年看到過這座要塞（Provincia 城砦）的英國領事 Swinhoe 告訴我們：中國人在要塞內部安置了一座神廟，以便驅除『紅毛』的壞影響，免得遺害當地。據 Swinhoe 說：廟的左側地上，有一大過一公尺的圓洞，以前藉著一條地道，和另一類似的在熱蘭遮城的孔穴相通，這地道今天已經完全堵塞了。」

看來安平臺南之間有地道的傳說，由來已久，並非空穴來風。可是由三、四百年前的工程技術、當地地質、與荷蘭人經濟、政治、軍事等各方面的效益來考慮，荷蘭人根本不可能花費那麼大的財力去做一條渺不可測的地道。在後來鄭荷兩軍的攻防戰中，荷方曾多次來到赤崁地區，也沒有利用安平地道的記錄。倒是鄭成功是一個地道戰術的專家，曾經在大陸對清軍作戰時用過，《偽鄭逸事》云：「鄭氏善穴地為隧，攻城多從隧入，守者不能禦。」在安平市鎮的圍攻中，自有可能。

據《巴達維亞城日記》：「據投降者之言，國姓爺及 Beibontok 有意於城廣場下挖掘地下坑道，但又虞完成之日派不上其用。七月二十二日，我方鼓手每日按例出城採取蔬菜，急忙走回謂，脚下地內感覺有敲打聲云云。前述投降者係於二個月前投靠我方，就此毫無所知。」

所以鄭成功在安平市鎮與安平城之間建造地道應該是真

實的，其進口就在三靈里荷人梳粧樓旁，也是可能的，因為該處離城很近，地點又隱密。倒是安平地道，日後訛傳成安平城與赤崁樓之間的地下隧道，後人不深究，連外國人都相信，難怪會變成一則美麗的傳說。

五、王城肖龜

西元一六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黎明前，鄭荷雙方在安平市鎮對峙首次發生激烈砲戰，至傍晚才停止。鄭軍久攻不下，荷軍偶然突襲，復蟄伏不出。

《巴達維亞城日記》云：「國姓爺鑒於以強襲陷城之不易，決定以長期圍城，以俟我們因饑餓不得不開城，國姓爺為觀察城堡前往第二漁場之際，同行之占卜師一人謂：城似烏龜，上部及其周圍悉隱藏其甲內，致不受其害，城自難陷落。聞其言，國姓爺命令 Beeboutok 不再向城中發射大砲，僅對打擊出城之敵人予以制之。」

王必昌《重修臺灣縣志》祠宇志云：「真武廟，……祀北極佑聖真君。……明御製碑謂：太祖平定天下，陰佑為多，建廟南京。……及太宗靖難，以神有顯相功，永樂十三年於京城艮隅並武當山重建廟宇。……按真君乃元武七宿，故作龜蛇於其下。龜蛇者，元武象也。……後人據神異傳，謂真君仗劍，追天關地軸之妖，冠履俱喪，伏而收之。天關，龜也；地軸，蛇也。邑之形勝，有安平鎮七鯤身為天關，鹿耳門北線尾為地軸，酷肖龜蛇。鄭氏踞臺，因多建真武廟，以為此邦之鎮云。」

鄭成功相信讖緯之說，以「安平鎮似龜，北線尾似蛇」，是有其根據的。

日據以來，安平大量出土「宋碕」一物，日人名為「安平壺」。好事者附會為「龜卵」，頗為傳神。

《三六九小報》登載有〈臺灣考古錄〉一則云：「宋碕，不知何代遺物，臺南及安平間多有掘得者，然多不知何器用，皆以宋碕（甕）呼之。有曰宋代遺物，或曰以裝宋製陳皮之用，近又云荷蘭青磁，又曰安平青磁，皆非也。想是延平郡王渡臺時帶來，故出土多在安平及臺南之地也。清季火藥局內，曾見尚有未開甕者，亦足見古人之小心用磁器以防失火也。」

連雅堂《雅言》一六四則：「安平赤崁城為荷人所築，歲久荒廢。數十年來，里人掘地，輒得瓷甕，色微白，高不及尺，上奢而下狹，俗稱宋碕，或言荷人貯藏火藥之器。」《臺南文化》第二卷第一期載有朱鋒〈宋碕〉一文云：「日據時代，日人曾以虱目魚養自安平附近魚塢，即名為安平魚。而宋碕亦出土於安平一帶，所以命名為『安平壺』。然而宋碕不僅出土於安平一地，就是臺南市區及附近地區亦有出現，只是它的數量與盛名不及安平而已。」

安平於荷據時期既為中國海的貿易轉運地，時見福建安海及福州商船運來大量粗瓷或精瓷以為交易，再由荷船分送至日本、暹羅、東京、波斯，或巴達維亞轉運本國。其中有過於粗糙不合者，即拋棄於本地，不再運回，澎湖及大員為當時的主要停靠站，故兩地出土的瓷器最多，澎湖自宋代即為海上絲路的中繼站，故最早發現的瓷器稱為「宋碕」，迨荷據時期中繼站又擴及安平，是安平出土之物大多為明季產品，稱為「宋碕」只是沿用古老名稱而已。至於用途，莫衷一是，大體防火、防潮、流動、粉末、細碎之物，皆可

用也。

六、怪僧就戮

臺南《三六九小報》係雅士趙劍泉、洪鐵濤等集諸好於民國十九年（日昭和五年，一九三〇）九月九日在臺南創辦，每逢三、六、九日出版一號。四開一張四版，有固定專欄或長篇連載，史料論著固有，談諧小品亦點綴其間，即莊即諧，又葷又素，頗為海內外士林所歡迎。民國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第二十三號，刊有崎雲撰之〈延平遺聞〉一則，茲錄之：

延平郡王以招討大將軍稱罪臣，起義興師，割據金廈兩島，奉明朔以抗滿清，天下義士咸歸之。及兵艦東來，旌旗一指，驅逐荷蘭，於是誅茅翦土，開府赤崁，雄霸海上，明季遺臣念家亡國破，聞風慕義，泛海來依；延平一一禮遇之，待以上賓，以故來歸者益衆，即有一技一能，浮槎而至，延平無不隆以客禮。

有怪僧慧因者，精內功，能吐納，練得一身銅筋鐵骨，刀斧所不能傷，倘以利刃砍之，不特不能入，手反麻木痛疼，故人無敢犯者，延平以其迢迢來投也，仍待以客禮，顧其人怪誕睢恣，盛氣凌轢，延平微窺其奸，患之。密謀於劉國軒，國軒曰：「彼所恃者，運氣之功耳，事須如此如此，方可除之。」即授意於左右，俟其兩目閉瞋，一刀遞下，使身首異處矣，可除後患，延平稱善。

某日會宴，怪僧臨席，劉國軒與之閒談，並及技擊修練工夫，乘間進言曰：「上人修練內功，造詣已深，應無半點春情，不知童男童女褻戲於前，尚敢正眼視乎？或視之不動

心乎？」僧曰：「衲到此時，心如枯木死灰，視此直如無視也，又何足觸動心哉？」國軒曰：「可一試乎？果爾，直超凡入聖，上界天仙也。」僧快諾曰：「可。」遂選一童男童女，一絲不掛，大演巫山，淫聲淫狀，百態千端，僧但平視，初猶倔強恣觀，漸形遏制，終乃雙目下垂，收瞼瞋閉。國軒大喝一聲曰：「殺。」左右雙刀俱下，禿顱頭已自脖子上滾落地上矣。

國軒曰：「彼亦血肉之軀，所恃運氣，充滿周身，狎褻之下，彼既蕩心，大喝一聲，彼更蕩魄，志氣稍餒，精神渙散，胡能不敗哉！」

按鄭成功年幼習劍道於花房權右衛門，及長，頗諳武功一門，故能洞察其奸偽。

七、相公生日

鄭成功生於明熹宗天啓四年七月十四日（一六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），但民間祭祀卻以正月十六日為聖誕日，心異之。

臺南開元寺原存有一塊木質碑，首題諸佛神聖誕辰。續書三元五臘聖誕日期：正月……補：十六日，開臺延平王聖誕。……末題林選三敬書。光緒元年冬十月，臺陽黃成貴敬刊，福建臺灣郡北外開元寺藏板。是知正月十六日為鄭成功聖誕日，其來有自，唯莫知所以。該木碑後輾轉而置於大關帝廟左近「萬福庵」，未知尚在否？

日人鈴木清一郎所著《臺灣舊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》一書，經高賢治、馮作民編譯，書名《臺灣舊慣習俗信仰》，內《歲時與祀典》正月之卷四三則〈鄭成功誕生祭〉云：

「正月十六日是鄭成功的誕生日，凡是供奉有鄭成功神像的廟宇，這天多半要舉行祭典。關於鄭成功的封號很多，計有延平郡王、國姓爺、國聖爺、鄭國聖、開山聖王、開臺國聖等等，信徒相當多。座落於臺南市的開山王廟，就是祭祀鄭成功的廟宇，雖說每年七月十四日是誕生祭，不過一般本省人多半在正月十六日舉行祭典。」

至臺南「延平郡王祠」祭典，日據時期，日人以初次祭典農曆正月十六日（民間祭祀日期）合陽曆二月十五日，遂明定以每年之二月十五日為祭典日期；另有月次祭、小祭等，每年計有三十八次之多。

臺灣光復後，民國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）第一次祭典；臺南市政府即以農曆正月十六日及八月十六日，為春秋兩祭的日期。直到民國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），改以四月三十日興臺紀念日為春祭日。民國三十九年（一九五〇），又以八月二十七日鄭成功誕辰為秋祭日。民國四十九年（一九六〇），則依新更正的興臺紀念日四月二十九日為春祭日。

記得民間有一首〈新年行事歌〉這樣說的：

初一場。
初二場。
初三烏鼠仔娶新娘。
初四神下降。
初五隔開。
初六昏肥。
初七七元。
初八完全。
初九天公生。

初十有食食。

十一請子婿，

十二諸母子轉來拜。

十三食飲糜配芥菜。

十四結燈棚。

十五上元暝。

十六相公生。

我們注意到十六日相公生，這一天剛好也是民間祭拜開臺延平王鄭成功的誕辰。使我們不禁聯想到，清廷忌諱民間正月十六日祭拜鄭成功，所以把國姓爺誕辰假托為相公生日。表面上別有所指，其實是心知肚明。而且在〈新年行事歌〉口訣上只說是十六相公生，心裡怎麼去想，怎麼去追思，並不犯禁的。

此說並非毫無根據，我們看看「相公」的幾個說法：①古代稱宰相為相公。如王粲〈從軍詩〉：「相公征關右，赫怒震天威。」相公指曹操，當時是位居丞相。如宰相又封為王，就稱相王。如《文心雕龍》時序：「魏武以相王之尊，雅愛詩章。」相王亦指曹操。又《日知錄》：「前代拜相者必封公，故稱之曰相公。若封王，則稱相王。」②舊時對富貴人家子弟或年少士人的尊稱。如《通俗篇》仕進：「今凡衣冠中人，皆僭稱相公，或亦綴以行次，曰大相公、二相公。」③舊時妻子對丈夫的敬稱。如《元曲選》舉案齊眉：「梁鴻云：夫人請穿上者。正旦云：相公，我不敢穿。」④舊時中國北方稱男優為相公。如《官場現形記》：「他進門之後，見了人就作揖，見了相公亦是作揖。」據此，由第①種說法，將延平王鄭成功假托為相公，是合理的推測。如假托

爲相王，則意有所指，太明顯了。假托爲相公，則以上④種說法皆是，不知何所指，到底是那一個相公？語意模糊，其實自己心裡明白，可以避開清廷的耳目。

連雅堂《臺灣通史》宗教志云：「臺灣所祀之王爺，自都邑以至郊鄙，山陬海澨，廟宇巍峨，水旱必告，歲時必禱，尊爲一方之神，田夫牧豎，靡敢瀆謾。而其廟或曰王公，或曰大人，或曰千歲，神像俱雄而毅。其出游也，則曰代天巡狩。而詰其姓名，莫有知者。烏乎！是果何神，而令臺人之崇祀至於此極耶？顧吾聞之故老，延平郡王入臺後，闢土田，興教養，存明朔，抗滿人，精忠大義，震曜古今。及亡，民間建廟以祀，而時已歸清，語多避忌，故閃爍其辭，而以『王爺』稱，此如花蕊夫人之祀其故君，而假爲梓潼之神也，亡國之痛，可以見矣！其言代天巡狩者，以明室既滅，而王開府東都，禮樂征伐，代行天子之事，故王爺之廟，皆曰代天府，而尊之爲『大人』，爲『千歲』，未敢昌言之也。」

如是，則未敢昌言延平王鄭成功，而假托爲相公、王公、王爺、大人、千歲者，實有異曲同工之妙！

八、三月三節

古時在三月上旬之巳日有修禊之俗，稱爲上巳節。

上巳節就像今天的清潔日，全國上下在這一天，選擇一條河流的水邊，舉行一次洗澡、祭祀、去污、納祥的活動，後來這一天固定在三月三日舉行，就稱爲三日節。

俗傳周幽王於修禊日偶吃草餅（即鼠麴糰），而悟知伯夷叔齊的《采薇歌》「以暴（指紂王）易暴（指周武王）」

「的意思，因而發奮圖強，勤政愛民，每年上巳節修禊，都要供祀草餅於宗廟。所以上巳節也是祭祖掃墓的日子，後來上巳節改爲三日節，三日節當然順理成章成爲祭祖掃墓日，而草餅也變成當日的供品。如周元文《重修臺灣府志》云：「三月三日，採鼠麴草合粉爲糰，荐祀之餘，以相贈遺。」

其實和祭祖掃墓有關的日子，還有寒食節和清明節。

至於清明節，有說是在寒食節後一天，或後三天。如《荆楚歲時記》：「去冬節一零五日即有疾風甚雨，謂之寒食。」；《武林舊事》：「清明前三日爲寒食節。」；《東京夢華錄》：「京師以寒食第三日爲清明節。」本來清明這一天正好是草木要快速成長的時候，天氣清明，景色亮麗，是人們戶外活動踏青的好節日，這情形和春節時候的行春是一樣的。可是因爲寒食和清明這兩天靠得很近，久而久之就利用清明這一天踏青兼掃墓，而把寒食掃墓的日子和紀念意義漸漸遺忘轉移了。

如臺灣府訓導劉家謀的《海音詩》云：「清明時節雨初晞，楮陌紛紛化蝶飛，剛是重關斜照後，雲鬟無數插青歸。」並註：「清明前後，婦女俱適墓，淡裝素服，三五成群，隨柳傍花，男女不避，摘樹枝歸，或簪之，謂之插青。」所以清明節已成爲掃墓和郊遊的習俗。

因爲上巳節、三日節、寒食節、清明節都約在陰曆三月上旬，所以祭祖掃墓的日子，都合併在三日節或清明節，反而把上巳和寒食給忘了。有人說三日節每年固定在陰曆三月初三日，好記，稱爲「死節」；而清明則在陽曆四月五日或六日，不固定，稱爲「活節」。但是有人卻持相反說法，因爲現今大家習慣用陽曆，清明節反而固定在這兩天中的一天

，是「死節」；而三日節隨陽曆而變動，反而是「活節」。

臺灣在「三日節」祭祖掃墓的習俗，傳說也和鄭成功有關。其一是：鄭成功於漳州城外大敗清軍，清軍退守城內不出，鄭成功屢攻不下，不得已改採圍城戰略，迫清軍糧盡援絕出降。不料清軍雖已糧盡，卻掘草而食，負隅抵抗。如此相持半年，直到援軍趕到，鄭成功才撤回海澄。但漳州城內早已餓殍遍地，死屍盈街，援軍一時無法找到足夠棺木，只好草草掩埋了事。據說這一天恰好是三月初三日，所以此後漳州人就以「三日節」祭祖掃墓。其二是：鄭成功看到每年清明這一天，家家戶戶都在祭祖掃墓，心裡很不舒服，因為「清」在「明」之上，有清除明朝的意思，很不吉利。於是下令將祭祖掃墓改為「三日節」。《安平縣雜記》云：「清明日，各家祀祖先，祭掃墳墓，惟漳州及同安人不做清明節，祀其祖先於三月初三，名曰三日節。」我想臺灣過「三日節」，絕對和鄭成功反清復明的想法有關。而漳州人也有絕對的理由過「三日節」。至於什麼人過三日節或清明節，也是憑自己意願，並沒有特殊的規定或強求，如果有這種說法，也只是強加附會而已。

九、太陽公生

《臺灣舊慣習俗信仰》云：「三月十九日是太陽公誕生祭。所謂太陽公就是日神，也就是太陽神。因為太陽對地界生物廣施恩惠，感恩之餘，才把太陽當神來祭祀。這一天，家家戶戶都要供牲醴、燒金、鳴炮、上香，跪地向天祭拜。書房和書院的教師，從前一起就要齋戒沐浴，並且通令學生在這天都要穿新衣服，由教師率領列隊向太陽唸〈太陽經〉

，然後師生一起向天祭拜。」

史可法〈復多爾袞書〉：「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，勤政愛民，真堯舜之主也；以庸臣誤國，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。法待罪南樞，救援無及，師次淮上，凶問遂來，地坼天崩，山枯海泣。嗟乎！人孰無君，雖肆法於市朝，以為泄泄者之戒，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！」

連雅堂《臺灣通史》風俗志：「三月十九日，傳為太陽誕辰，實則有明思宗殉國之日也。以麵製豚羊，豚九頭、羊十六頭，猶有少牢之禮；望東祭之，帝出乎震也。家家點燈，欲其明也。亡國之思，悠然遠矣！」

太陽公生日三月十九日本明崇禎帝煤山殉國之日。《說文》：「陽，高明也。」故陽隱指「明」。又陽指南向，《易》說卦：「聖人南面而聽天下，嚮明而治。」泛指帝王的統治。故三月十九日祭拜太陽公，即有追思祭拜明崇禎帝的寓意，至為明顯。

其祭品為麵製的九豚十六羊。台語「九」與「救」音同；「豚」與台語「朱」音同；「十六」，則自明太祖洪武歷建文、永樂、洪熙、宣德、正統（天順）、景泰、成化、弘治、正德、嘉靖、隆慶、萬曆、泰昌、天啓，至明思宗崇禎共十六帝；「羊」與台語「陽」音同。所以九豚十六羊，其台語諧音即「救朱十六陽（明）」的意思，藉祭拜太陽公來祭拜崇禎帝，祈禱恢復明室。

又當日書房和書院師生所唸的〈太陽星君真經〉云：「太陽明明珠光佛，四大神明正乾坤，太陽日出滿天紅，曉夜引來不住停，引得快來催人老，行得遲來不留停，家家門前都走過，倒惹諸人叫小名，惱得二人歸山去，餓死黎民苦衆

生，天上無我無盡夜，地下無我少收成，個個神明有人敬，那個敬我太陽君，太陽三月十九生，家家念佛點紅燈，有人傳我太陽君，闔家老幼免災星，無人傳我太陽經，眼前就是地獄門，太陽明明珠光佛，傳與善男信女人，每日朝朝念七遍，永世不入地獄門，臨終之時生淨土，九泉七祖盡超生。其開章及篇末即有「太陽明明珠光（朱公）」之句，藉三月十九日念《太陽星君真經》，以灌輸反清復明教育。

祭拜太陽公生供品及儀式，是由鄭成功帶入臺灣，尤以臺南一帶最盛。連雅堂《雅言》第一七九則云：「聞之故老，謂明亡之後，遺民不忍死其君，又慮清人猜忌，乃藉言太陽。太陽，日也；君象也，故曰：太陽日出滿天紅。以寓復明之志。是日以麵製九豬十六羊供為犧牲，則少牢之禮也。」

十、端午煎餛飩

鄭成功統率大軍，征戰南北，籌糧即列為首要任務。永曆十四年（一六六〇）十一月征臺前夕，猶遣大軍南下取糧。十五年（一六六一）正月召開征臺會議，以臺灣田園萬頃，沃野千里，餉稅數十萬，以為根本之地，可安頓將領家眷，然後東征西討，無內顧之憂，並可生聚教訓。三月二十三日午時，升火既發。二十七日阻風於澎湖，向當地征糧，又不足當大師一餐之用。三十晚即因乏糧勉為開駕，而於四月初一日抵達臺灣。

征臺與荷人攻戰其間，時任戶部事楊英，即每為征糧所苦，終至心力交瘁。試看《從征實錄》有關紀錄：

「四月初一日，……藩恐被焚燬糧粟，特差戶部事楊英

持令箭，委同楊戎政督同援勦後鎮張志官兵，看守堵禦，不許官兵混搬，亦不可致紅夷焚燬，候明日分派發給官兵糧食。……次日，即令戶部事楊英將街中米粟一盡分發各鎮兵糧，計勻足半個月。」

「十二日，……臺灣城未攻，官兵乏糧。」

「七月，藩駕駐承天府，戶官運糧船不至，官兵乏糧。」

……令民間輸納雜子蕃薯發給兵糧。」

「八月，藩駕駐承天府，戶官運糧船猶不至，官兵至食木子充飢，日憂脫巾之變。藩心含之，大書於座前云：戶失先定罪。遣楊府尹同戶部事楊英往鹿耳門守候糧船並官私船，有東來者，盡行買糶給兵。」

「二十二日，遣戶部事楊英押米船前往二林南社接給兵糧，並同李胤察訪兵心何如回報。時糧米不接，官兵日只二餐，多有病沒，兵心嗷嗷。」

「二十八日，藩令戶部事楊英持金十錠，同楊戎政馳往四社，買糶禾粟，接給兵糧，計可給十日兵食回報。」

由前述記載，鄭成功從征臺的第一天開始，即為大軍糧食操心；而楊英身為戶部事，亦為征糧而弄得染病不支。永曆十五年四月十二日記有「官兵乏糧。」，時距征臺才十二天，眼看五月初五日端午將屆，官兵乏糧，不知如何過節？這個謎底，我們且看《臺灣文化》第三卷第三期顏興的〈鄭成功與端午煎餛飩〉一文：

「當國姓公在永曆十五年四月從鹿耳門入港，佔領了赤崁城，分兵由水陸攻一鯤身紅毛城，紅毛戰敗，閉關堅守。那時鄭成功沒有帶多帶米糧，到了臺灣，所有臺灣出產的五穀已盡被紅毛收藏在紅毛城內，曾派人向四鄉收購米糧，仍不

敷軍食。爲安軍心，乃派兵向民間征糧，一時豆類、蕃薯筴等都征供軍用。那時適遇「五日節」，家家既慶光復，又逢例節，可惜沒有米可以縛粽子，只好將所有的蕃薯粉打漿，加糖或蚵蝦等海邊出產，煎餛以代粽子。至十二月紅毛投降，被趕出臺灣了。明年五月初一，恰遇鄭成功在安平王城逝世，城內外禁煙火誌哀，是以大家只好以炭當薪。當時雖有米可以縛粽，但遇禁煙火，又不得大事舖張，乃仍以煎餛過節，並以誌哀悼。嗣後安平年年就以五月初五併爲國姓公歸天的紀念，家家戶戶煎餛過節，乃相延成俗。」

按鄭成功係於五月初八日未時去世，才剛過端午節不到幾天，所以安平人就以「五日節煎餛」，來紀念國姓爺。

作者簡介

姓名：范勝雄

籍貫：臺灣省臺南市人

年齡：民國三十年五月七日

學歷：成功大學畢業、高考及格

現職：現任土木技師、文獻委員

著作：纂修《臺南市志政事志建設篇》、撰著《臺南市一、二、三古蹟概述》、《府城的節令民俗》、《崁城春燈選》、《步晚居謎集》、《府城的寺廟信仰》、《府城叢談》①②③等。